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0
5



文章 17
W110
5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

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

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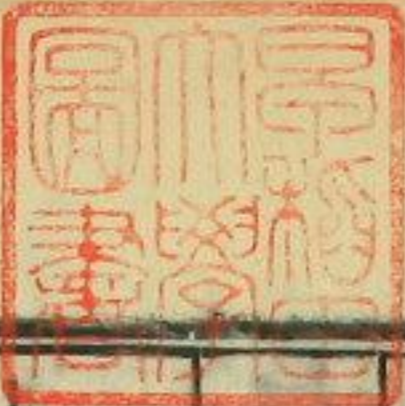
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

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

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

滄溟選



昭和六年二月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92364

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海棠記載李贊皇。

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

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海棕

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

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

紛，海棕焉知身出羣。感慨情移栽北辰不可

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結更落落。師曰：綿州涪水所經，居其右綿

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於中

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

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

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何物，故及之。

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夢弼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

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

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

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搏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

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嚴公至縣旋

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

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

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

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瑞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

佳短篇甚

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漢大率宗法文選據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爲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夢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

光祿坂行

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詞鳥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

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

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

即今多擁隔

洙曰一云開元元年鄭棻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

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爲郡縣行者不齎糧上猶惕厲未已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

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以下三首俱全鈔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

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

峽何由見兩京鶴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秋

遠江聲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計拙無見黨合境趣自無不有耳

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字入簾一作捲簾

客亭

詠景之語超出唐人言外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

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

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

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蕭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

五秋螢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阜

蓋自醉逐浮萍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

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皂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輔阜蓋鶴曰按史云漢

不能隨阜蓋及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

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

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酪

酖淨掃鴈池頭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

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

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矯詩云駕言尋鳳

侶乘歡俯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

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衛對偶然貴介之

賦

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
 刑森然其自敘亦壯哉
 復著枚叟但應念早升堂
 取稱意而已芻云語云魯衛之
 與兄璉俱領重鎮洙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
 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
 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枚叟自喻
 也

贈韋贊善別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

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善當是韋見素之後也

掩荆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

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

塞此日意無窮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

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

劉

四句起皆
不聲皆
律體

還朝尚在蜀
棧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
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
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荅杜二見憶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
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
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

滄溟選

莊重
莊點甚

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洙曰晉阮籍聞步兵
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
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
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
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林渡不驚鷗似得廬山

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尤
善丹青圖寫特妙趙曰世說

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
矣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平顧虎頭滿壁畫
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
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

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滄
 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
 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
 武帝以二入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
 得者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誌公云
 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
 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
 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
 築室焉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
 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
 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
 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廬山遊也
 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
 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
 術風吹暈已生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
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今園畫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
旁氣希曰照或作照嘗見善本
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
 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
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
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
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
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
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
州屬東

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曰時徐
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于定

國條州大小為設吏負治中別駕諸郡從事
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
州別駕給事郎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
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夢
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紋
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
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
堅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悠悠泛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太
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
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
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情緒氣稟高然卓然

上集卷之九

九

仲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劔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其嗚憤憾不平語特未悉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憾憾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

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夢弼曰列子周穆王洛詩頓主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版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攀而哭之解紆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

市井之利以
磨商鞅之
任末也耕農
之利以磨王凱
之務本也

神取實賤
貴貴以自
裨益
良善也先見
良物價定而
難與惡物以

敗下土之人
也言何必
勉自作帶事
乎欺偽之利
自饒足恃也

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韓詩外傳
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
樹食帝
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刃置膏烈火上哀哀
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
本邪羸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
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洙曰易日中為市夢
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
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技雜苦蚩
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注云
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羸豐饒足恃也洙曰

古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
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
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天資刻薄
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告商君
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
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
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
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
勲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

杜公有許多
且字用得
不

恰好

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師曰禮云國之將興必先漢光武中

與使國祚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東行且未迴

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茅齋寄在少城隈
籬邊老

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
雪嶺獨看西日

落劔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里長為客
懷抱

何時獨好開

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洙曰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於三

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
仲冬風日始淒淒
山連越

嶠蟠三蜀水散巴渝下
五溪

自然壯麗獨鶴不知

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綠

上集卷七

七

目極傷神誰為攜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希曰唐志嵩州屬越嵩郡有越水嵩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捷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鄭曰嵩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武沅等溪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入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

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
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
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
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
青苔悲風為我起激冽傷雄林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涑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

居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接
 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
 汴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
 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
 遠望皎如白雪馬下云王女仙人又皆指觀
 中之景也宋曰曹植遠遊詩靈菴戴萬丈禪
 嶽儼嗟峨仙人翔
 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
 堂不遠亦在金華山也
 詩中及同遊英俊人按拾遺嘗有序
 送公之初審言既占州司戶云羣公
 愛彌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
 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遊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

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
 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
 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
 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
 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司馬相如昔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
 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
 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
 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貞然與元振嘗
 同為太學生故宜同游壁有題字也趙彥昭
 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

曰趙彥昭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
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
人不利己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
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
代行干

謂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
橫扶踈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
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
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

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南也南北人

蕪漫少耘鋤父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玉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

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

理儻吹噓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注云

石梯曰登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又

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彌曰釋書舍衛國

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

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

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

以後為黑月見佛書云師道曰蕪漫少耘鋤

謂性也荒而不修也夢弼曰第一義言其教
 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又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
 向東坡志林子美詩觀第一義未足稱局促商山
 芝又云王侯與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
 義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
 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
 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杜
 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
 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蟻同盡隨丘墟
 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
 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
 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曰涅槃經一
 盲人為治目故造治目良醫其時良醫即
 金篦刮其膜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碑磬瑪瑙夢弼曰
 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
 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
 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
 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
 驎老志士懷感傷心骨已傾倒脩可曰尚書
 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
 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

王云此去
為北等古
謂其休詞
為未安而心
自異也下篇
亦然

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
洙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两金直十千今言十金則知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

將老憂貧竄筋力豈能及
人有此歎十字盡又起語如此故
別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
鄙人寡道氣在
困無獨立傲裝逐徒旅
達曙陵險湍寒日出
霧遲清江轉山急
僕夫行不進
駑馬若維繫

汀洲稍踈散風景開
快愜空慰所尚懷
終非

曩遊集衰顏偶一破
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

途更灑楊朱泣
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

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注傲始也
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泣多岐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魯曰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冬温蚊蚋集人遠

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歆傾出高岸驛樓衰柳
 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
 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
 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脩可曰孔子
 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
 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
 家豺虎方遘患復棄
 中國去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夢弼曰郭震字元振
 以字顯舉進士授通

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
 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

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繫其文
 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
 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
 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
 外省獨元振摠兵扈從事定宿中書
 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鶴曰代
 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
 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
 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
 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
 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慙色王室無

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

寶劔篇神交付冥漠洙曰江淹賦脫略公卿

噴薄沸騰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

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

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

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

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龍後學去先天

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而末則禍

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

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

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

意矣定功曰元振寶劔歌云君不見昆吾鐵

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

年鑄作寶劔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

嗟咨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金環生

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識君子身精

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

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所路遺棄捐

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州猶能夜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朱曰稷字嗣通

吉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

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

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
 結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
 稷於是時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
 機務庶太子少保會寶懷貞以附太
 平公王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
 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
 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蹇鬱
 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
 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

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夢弼曰按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
 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木增波西望
 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爵首山亦差
 我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
 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
 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嘉工篆隸變懸針垂露
 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方徑三
 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
 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
 之傍有蟲鼠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
 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
 云朱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
 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
 豈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
 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
 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
 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傾覆幸得慰
 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
 耻飲沔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夢彌
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中
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

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
 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
 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

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

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
 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便別也日落欲盡復攜
 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
 未休燈前往往好語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
 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
 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
 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
 露霑人衣洙曰後漢陳元方嘗候袁紹紹問曰卿

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
 其在太丘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
 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
 泉縣也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
 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
 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
 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未句倣謝希
 逸月賦月既没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
 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
 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
 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
 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元元年
 初建五都二年
 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
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關荆門恐失東人
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
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不設語六句宛
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
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
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
暉照北原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黃屋天子
車蓋也鶴曰下詔關荆門指江陵

府為南都也洙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
注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
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正是
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
毘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
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
疏言房琯不宜廢肅宗怒宰相張鎰救之故
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
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
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
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
與京兆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
日與長安遠近北原
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廣德元年梓州作

上集卷九

三

曹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

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寫喜意真切白愈排而近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

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川○自然是喜

意流動得人結復何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橫絕太息

跡有但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雙雙

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

更能存厭蜀交遊冷。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又

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思吳勝事繁應

後又有厭就成都卜之句趙曰時史朝義已滅

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戰場始定公念故園

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定功曰荆門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

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

色莫作委泥沙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

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

盡灞上遠愁人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時

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

鳴金驪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

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豈獨黃四

娘哉此王趙第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

欠自注名耳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

樽前還有錦纏頭洙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侯

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

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詩焉句法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

成都府鄭曰鄭縣屬梓州鄭上稽切

憑高送所親父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

自有春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野花隨處發

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題鄭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

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

路逢人問幾賢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

王云水浪山
春一燕乃叙
判官行路雖
有舟楫行役
之勞而方有
送宦之興則
所經歷與所
至之地亦為
可樂耳此皆
失之

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
有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
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
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

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

訊到日自題詩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

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

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異州四

使君登惠義寺

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

北鄭縣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任天鶯花隨世界樓閣

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

印瀟洒共安禪語各典刑○覺範曰不住者

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

州在梓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
羨君還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
少更益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
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
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

應須到上頭蘇曰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
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

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
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綰錦官城我有浣
花竹題詩須一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

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
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
愁人到酒邊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
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
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實朴古
人風客睡
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棗熟從人打
葵荒欲自
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
禁當不分
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
鹽出井此
溪女打鼓發船何
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

浪前輕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
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
梓州郫縣南四面孤絕俯

臨州郭上有長樂寺樓
閣煙花為上方之勝槩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
浪出遊花濃春寺靜境意竹細野池幽何處
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

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

老回看不住心邁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

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

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祇園地夢弼曰金

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

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兜率寺

夢弼曰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郫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本謂

無巴棟宇自齊梁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

庾信哀雖久何顯好不忘似謂好佛豈識

味周顒勸之食菜應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

作周顒緣出處姓誤

航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

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

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

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

解而身竄荒谷也夢弼曰何顯疑是周顒蓋

何顯後漢黨錮之輩周顒嘗奉佛食菜攷之

南史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然公

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顯免與孤之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

浪花翻。不復知天大，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石

何所不可空餘見佛尊。見宜音現時應清盥

罷，隨喜給孤園。洙曰：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

汎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

號州長史入為太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

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

范，為報各衰年。鶴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

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

淚，忍對百花叢。

二集卷九

三

廷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

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

去寥落寸心違朱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

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

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

偷眼豔陽天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

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

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

剝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

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

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

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

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

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

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携妓不必稱此留語

後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鮑曰古詩云度

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

讚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脩可曰古

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

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

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

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

竹抽梢合過墻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

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

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曰南溪即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

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一作送歸合州

因寄蘇使君

尋常與緒自可成章矣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拖春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

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送辛負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

蠟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照一作送細

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

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

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竇使君

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噴薄言江

水之漲也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

鳥愁言不泥得其食也

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携我豁心腎

楊子龍蟠于泥

又呈竇使君二首

新添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

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

飲朝來減片愁

夢弼曰晉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

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

父曰汝取來吾觀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

南下禹貢淮海惟揚州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

醉無醒漂泊猶柸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

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

州兩使君咨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淡

漢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

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夢弼曰地理志鹽亭

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

世載其英鬱若相如睡若君平王褒擘擘而

秀發揚雄含章而挺一德星復以比嚴氏也

異死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

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

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賞

助邊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

于偽為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

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

意淒涼憶去年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知狎之

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光

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鴈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

相肅宗後謫官為漢州刺史西池以瑄所鑿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

有光輝鼓化尊絲熟刀鳴鱸縷飛使君雙阜

蓋灘淺正相依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道

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

遊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鼓是

義切尊音純凡煮尊須用鹽鼓以物性相宜

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敵此機曰千里尊羹未

下鹽鼓十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迴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夢弼曰公以自

書令為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也王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荅揚梓州

闕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

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夢弼曰楊梓州

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揚公池今乃子又守

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

熟，終得獻金門。洙曰：蜀柑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

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

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

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

貞愧雙全。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也。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

為鄰里憐。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欲。洙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

耕平記：儒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上元元年，乃公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葛常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乞樹本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草堂，費不到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尚念四小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

公詩攻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為

知院

不極集卷九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

漏天東。屢食將軍策，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

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

雲底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

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趙曰：公因宴

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朱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

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

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

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王異固好

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

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

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

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

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

類極多。夢符曰：漢霍去病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為治第，洙曰：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唐曰：屢食將軍策，仍騎御史驄。公自叙得章

留後禮遇之隆也。趙曰：出號謂

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

不極集卷九

九

署

進風涼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

燭似惱鬢毛蒼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

氣洙曰詩屢舞傿傿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

筓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宦遊迎養離別豈弟能言

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

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

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殼為陳留長桓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顏師古注家音姑修可曰楚

無章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飲江後漢列女傳

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又

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

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

供二母之膳鄭曰寰宇記黔州為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

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

飄金繩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
 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
 激洞門颺日存寒谷水出塵闕軌躅畢景遺
 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乘羈旅惜宴會
 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趙曰中軍
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
切常也久也
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
金為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
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
 排檻旗絕葦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
 淚因題零雨詩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
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
因名為墮淚碑詩東山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
 客何所作公自注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

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

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

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

韻夢弼曰枝唐奕家小堂圖有肅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

有存沒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
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

簡吾醉亦長歌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

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

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公自注王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

孀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弟也漢中王兄

乃汝陽王璡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

於老蚌趙曰佛書
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

山携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洙曰謝安嘗與

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

舟人承言即回眾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

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

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修

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

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

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

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

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夢弼曰白羽

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

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時李林甫

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

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

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焚焚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鏜乃足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纓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焉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啞作苔切字當作嗜齧也莊子蛟虹嗜膚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元公自注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事語自別

室語其忠公孫白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帝城則僭為也能如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温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

上長卷

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

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使曰幽燕通

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

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卑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

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踈別一小說載云

事更似有味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

幕府盧侍御是也趙曰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

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

漢愁緒日冥冥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悲歎
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閬州冬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閬州冬

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

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

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

驪山清路塵

鶴曰鄴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

日明皇遊幸也

上集卷之十

九

鶴

涪州何處春寒却
入尋仙外此亭重來
谷書繪
...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
擇深枝。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
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
傷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
髮白成絲。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領
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

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
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大勞。窮愁但有
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
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後山詩話杜牧云南
高最爲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
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
亂方殷故有羣
盜尚如毛之句

滄溟選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

城鶴曰青城縣屬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

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

雜吾舅意淒然洙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朝望

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鳥飛來於是

舉羅張之得一隻焉定功曰漢書方士信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

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

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

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

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

清罇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

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

夢弼曰十道志聲調似古不當於

閬州有南池

音細

午

王云故為
奇語而實
庸陋為掌
法不可學也

嶢嶢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
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
縣秔稻共此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
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
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
亦明玉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
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

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
漁舟躊躇慰羈束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是曰呀虛加切張

放船 全首彈老不急不迂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
泛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白
在坐穩興悠哉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

七集卷一

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
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州迴對雨詩云不
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
客老去一霑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知
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遠而不言速
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
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興嚴二歸奉禮別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

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反冷眼為新奇將老病纏身出涕同
神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字 尚愧微軀在遥聞盛禮新山東羣盜

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鶴曰

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
福昌南陽瑱誅戎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
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
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
不偷金梁獄書應作公自注秦臺鏡欲臨獨

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

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

嘗為萊蕪長窮居自若間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

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陽從獄

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

漢旌旗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雪嶺防秋急繩

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洙曰雲

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注

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

蕃本西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除西川節度其在上元二年代崔光遠正是攝也夢弼曰按史是年吐蕃

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

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王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飽飛語強。○夢弼曰：高適嘗為揚州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颺不就。繫繼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
鐵堂峽詩云：折。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

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羅，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逼京畿，旋命郭子儀禦敵。子儀久閑廢，纔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

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故首篇有才名妙畧之稱，而其下皆敗北之事，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

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老舊，今日

何須十萬兵

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

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涿州降。十一月，薛高等以五州降。公聞，雍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比號雄武，以峙兵聚糧。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也。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

山列防秋，三戎民罷于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鋌。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粟之難，如上青天，非指公孫迷特借用其字耳。高適上疏所謂平戍以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蹊隧險絕，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旅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

迴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在邛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

喜欲報凱歌

歸，洙曰：蚕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充戰

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

輩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名
通首
悲涼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

憶古人如此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紛紛

乘白馬壞壞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

頻夢彌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謠云青絲白

步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

轡以應識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

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

裏羣臣安在哉夢彌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臘月巴江曲

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

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

信

水茫茫漸近自然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

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

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

八千里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狩而

送李卿鶴曰按宗室世系曄大鄭王

郎部侍

王子思歸日長安巴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

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

棄晉山字隱魏闕尚含情趙曰承明漢殿名

緱山是曰晉山又地理志閩州有晉安縣本

晉城時公與李曄俱在閩故也莊子身在江

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雒

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發閩中鶴曰是年冬公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

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

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

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洙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真淡 之 註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簾宋魏之問謂之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簾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所出，桃枝之翠筴，乃謂桃枝竹簾也。桃竹出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櫻身如竹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

真淡 之 註

上集卷十一

十一

王云文化突
元學為此者
循可也

東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
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濟鼓柁白
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又玄
文怪又怪然不可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
復進進則劉又矣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
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
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
曷從。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礪信長老詩已

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三始錄
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
梓州刺史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
西枕潼水得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
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
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洙曰
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
瀕胡孔切交古交切

冬狩行

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

章彝大開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禽

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
 九青兕駝駝蟲崖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
 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
 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
 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凌駕有氣喜君士卒甚整
 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

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
 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校獵謂
 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
 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脩可曰
 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
 禮記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
 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
 練習也鄭曰蟲落猥切危五毀切高貌趙曰
 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
 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洙曰章彝兼侍御史
 故云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
 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
 又三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
 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

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
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
再蒙朱日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
振用事謀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
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
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
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
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
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狄風
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
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
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
一身

一菴苔

老語
古意

唯有古殿存世孽亦塵埃如聞

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深語得
淺得

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

縷告訴棟梁推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

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

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

高人憂禍胎

似是章留後厚施
就使兵徒為

卒然穢雜紛

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

歲晏風破肉

接得
字端

妾情行死
時久世變
之威岫嵒
飛動妙絕
言表其故
去其適彼
及難與為
別而高語
千諾公無
不極其至

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結語
知及此殊有態味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
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
梁推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
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耶趙曰詩崇
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
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弼曰酉陽雜俎
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攔樹也法華經譬如
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
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
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
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枚乘
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

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
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
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
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寫得眷眷章
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
健兒斂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

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
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
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洙曰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
沛平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累累然若喪
家之狗趙曰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
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夢弼曰青
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曰
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
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屈原九
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
說題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只二
却字

便見前此當扈從而與收京後再見
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
可勝

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

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鈺

通篇總稱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

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
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
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
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
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
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
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驤首則以無伯
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尤鷹也飢則
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
而然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
回乾坤風塵指吐蕃之亂未息也宋曰漢貨
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跋

鳴至死不飢顏注云跋鳴謂羊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
尊羹但未下鹽豉耳千里吳石塘湖名也師
曰晉張翰在洛忽思吳中尊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
報皇天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謂白骨新交戰
雲臺舊拓邊此五字有日乘槎斷消息無處
覓張騫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
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
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
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

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鶴
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

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

戰歸馬華山陽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

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被也洙曰書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

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

德盜賊本王臣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均焉今引以言長安時

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趙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

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

建豈獨聽簫韶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凋之物此引下句強壯之

結構完
家情思
自深

幹則枝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後於居弟嘗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

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持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向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銘銘音先銘利也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摠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上集卷一

三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
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
走歸期未敢論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
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
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
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

閬歸
成都

初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
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
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
茅齋看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
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格鬪。一

作未
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

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

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少閩中勝事可腸斷

閩州城南天下稀沫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

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鶴曰

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閩州豈道經縣州而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劔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司直為司馬也又必與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

引朱衣劔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

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

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

稷為話涕霑巾

不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揔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
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
渭如今花正多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
大觀曰深紅淨綺羅言江花
色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末
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
惜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
大意緒日荒蕪趙曰曹子建詩
終宴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

首鶴曰王使君謂閬州守也
唐以正月晦日為冷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
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
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芬野畦連蛺蝶江檻
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
管衰老易悲傷

王云五首
是一首不過
元離雖見其
憂君愛國之
誠而於詩自
登床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
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關

任羣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

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

萊足雲氣蓬萊足雲氣應合摠從龍夢弼曰

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

風塵出幸涉露而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

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騎自御

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

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

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

於寢者皆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

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趙曰易

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此

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鷺入新年語此五字起花開滿故枝天青風

卷幔草碧水通池上句有託牢落官軍遠蕭

條萬事危鬢毛元白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

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蜀自別

巴指梓閬而言也

日月還相闔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

昔力子
六得初

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煙塵昏御
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
多隱屠鈎玉肯載同歸洙曰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為闕又晉天文志
志癸亥日闕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
是歲上至平城為單于所圍趙曰廣雅災惑
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災惑而言則指
程元振謂其災惑人主以召亂時柳伉上疏
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僚州死洙曰漢天文
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
都賦注鈎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
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鈎陳出帝
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
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

再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
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蕭
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
大臣感諷不迫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洙
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
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眾此以
微諷代宗迷於北上却東行而至於陝也唐志
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待御莫

上集卷一

七

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
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厲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

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

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

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洙曰漢紀注取從軍

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今從軍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邁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

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

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邊方寇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

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

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馱奔走羣公

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

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日

后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帝將見
大隗乎其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脩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
巴滇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書夢日
遠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
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狀
奔走也宋曰夔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
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
公時在閬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
老畏歌聲短愁從
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
川路風煙

接俱宜下鳳凰洙曰後漢蘇章遷兗州刺史

其姦賊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閬與遂
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
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故云俱宜下
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洙曰賈誼賦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
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
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

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閬州刺
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
碑

鼓簫似言終節朝事以馮夷贏女名狀之江无石勢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

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雖是江境語有神之雋以觀內

有滕王亭子故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

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翰作去聲今人以為訝未必敢用也

便應黃髮老漁樵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

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脩可曰顏延年詩攢素旣森靄積翠亦葱菁注松柏重布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何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

滄溟選

二句言玉臺所見也

上集卷一

賦

詩

入千騎把霓旌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入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勝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簫史駐文字

魯恭留又極典重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字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

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

洲記皆言神仙境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三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

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

客悠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

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

會朱袖拂雲和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材而中為琴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

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

隨天王，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出於胃臆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曰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洙曰按張后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

管河朔田曰子美謂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
日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
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岐雍當西蜀河比之
地洙曰百官疏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
子奔陝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
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
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
安洙曰前漢傅介子比地人也持節斬樓蘭
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
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
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

世甚

虎遠行不勞苦日出齊紉魯縞車班班男耕
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

膠漆好意象非公莫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樂蕭何律豈聞一綃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

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

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

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

血江漢長衰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

北集卷十一

三

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待寸刃饒曰齊統
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夢
粥曰前漢志齊俗作水紈綺繡純麗之物韓
非子魯人善織履妻善織編後漢志桓帝初
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
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
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也師曰
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
隆世之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後將赴朝廷
朝廷鶴曰按唐史是年嚴而鎮蜀因
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

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

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

羽此人所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

側勿云江漢有垂綸未曰章彝揚州人趙曰

亦可回誇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

平之故云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

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濫寇將軍駐江北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

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穎川又
移汝南太守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
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廼留恂黃曰美章彝善守東川
恐如關羽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
待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
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
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
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歡故

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

江岸夢弼曰暖讀去聲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

鶴曰公仕蜀連年往

來梓闔間將欲出峽遊荆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

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語特懷愴戎馬相逢更何日

春風回首仲宣樓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

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趙曰灑灑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

暮帆前馱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

到衰白問羣仙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君平避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

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為酒而眠更留滯於此非

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

仙山可到則亦往矣

雙燕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自且

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

地在吾亦離，殊方夢符曰左傳子罕曰吾儕

寒暑地在吾亦離，殊方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

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

口，君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

舌有聲，倭人在側，乃解老杜

鴟舌反博勞也

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公出峽之計未遂開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

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

著，盡室畏途邊。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

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

觀賞之也洙曰漢書注地著謂安土也趙曰

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

北集卷十

三

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

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宛轉何日

兵戈盡飄飄愧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行色遞隱

見人煙時有無得高下僕夫穿竹語稚子入

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狔題直供一笑樂

似欲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抨披耕切訓彈也洙曰狔猿屬鼯

也鼠

欲音右里後也

別房大尉墓

夢弼曰房瑋字次律女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

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閩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

有斷雲鍾情苦語著低近對碁陪謝傅把

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淒絕

日晉謝安當符堅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

山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女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

碁看書既竟便揖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贈太

傳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
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
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
豈以死背
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

公五首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

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
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
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
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

閭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

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

書札待潛夫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

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
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

之洙曰左大冲蜀郡北嘉魚出於丙穴注云
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

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鄒善
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栢枝山有丙

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丙
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為魚以丙日取者非也

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
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栢枝山有丙穴出嘉魚

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洙曰成都記郡縣因水得名風俗錄耶人剝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耶筒酒也脩可曰耶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耶筒至今如此非傾釀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棋子耶筒當酒壺則耶筒為盛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丘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

荆州賞更新洙曰雪山丘候無兵馬時西山

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布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斤候見賈誼傳及西域傳誼傳云斤候望烽燧不得用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籍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

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為大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

送字巧言
經草堂不
相遇也

闕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
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百
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
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

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

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

人間行路難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

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步堞萬
竹疎是也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

為閣老武至德間為給事中
時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儿在還思歸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

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練慷慨共說總戎雲

鳥陣不妨遊子芟荷衣洙曰烏皮儿以烏皮

鳥皮隱几詩云蟠木主附枝刻削豈無施詠

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首無事

甘自息機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

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

也趙曰揔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

日離騷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

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不故幾千艾前示
 西回首則望甘息辦
 長廣去人今來已恐
 麻身知西主事端為
 至前間為論車中

